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綺樓重夢  
第四十六回 婢女戲編茜字謎 美人爭譜竹枝詞

且說小鈺聽得太醫來，就叫丫頭放下炕幔，自己坐在旁邊。王太醫忙向小鈺打個足全。請過安才診脈，診完了說道：「這位小姐向來吐紅，卻是肝肺兩經的血。所以還好醫治。如今心脈洪數帶弦，諒來心口有些隱隱作痛。此時還不妨礙，恐防冬節後見起紅來，便是心血了。心不統血，極是危症，有些棘手呢。」說罷，走出房門，向朱太監說：「這位小姐莫想今年過除夕了。總在冬節後便要成仙的。如今且開個方兒，暫且解救眼前罷。」小鈺聽了，十分焦悶，恰好外邊婆子傳說：「夏太監奉旨賞下十斤大人參來了！」小鈺道：「這老太監還活著的嗎？」婆子說：「老得彎腰曲背，不成相兒，禮數卻周到得很，在東廳上碰了許多頭，請王爺安。又請二位皇子妃娘娘的安。」

小鈺說：「聖上有過旨的，尋常賞賜不用親身叩謝。你們收了進來就是。」當下分了五斤，送給瑞香。叫他每日煎服三兩，吃過五天，果然人參的功効大，漸漸強健起來。服到半月後，竟是行坐飲食如常了。小鈺心裡寬舒，就請齊眾人，陪著太太、奶奶在池心閣賞荷花。喝了一日的酒，十分盡興。

到了中秋這日，小鈺道：「年年在月廊賞月，未免陳腐了。今年換個地方，到白雲樓去罷。」傍晚，便齊齊到樓上看月飲酒。王夫人道：「酒令也行厭了，我聞得宮女丫頭中很有通文理的，各人編個新謎兒叫各人猜，猜不著的喝酒，還要連累著主子同喝。」李紉、寶釵笑道：「我們的丫頭通是蠢笨的，那裡會猜？我兩個的酒是喝定了的！」盈盈正要賣弄聰明，便搶著道：「『東風著地吹』，隱著一個字。」蔚藍說：「我猜著了，且不明說，只回你一個謎罷：『雅州黃連。』」舜華笑道：

「真個著了，免得累我喝了！」金荃道：「我也回你個『夕陽照不到莓苔』。」有個倭宮女名叫釧兒，說道：「我也回個『紅襖紅裙認做娘。』」纈玖笑道：「著倒著了，只是太顯了，怕眾人都懂了呢。」眾人卻呆呆的猜不著，雲藍道：「我也有了，『岐山隔畔』。」春紅說：「我卻猜著了，但是回不出來，寫在掌心裡罷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很使得。寫了捏著，一會子伸出來瞧。」英英說：「我也寫在掌上罷。」祥風道：「我偏要回他一句，我名叫風，就說了個『春風拂處』。」紅雨道：

「我說個『秋雨飄來』。」彤霞道：「胡鬧，要累我喝酒了。」

長青道：「我也寫了再開罷。」底下各處的丫頭凡認得字的，都寫在掌上，不會寫字的，各自喝了一杯，才叫盈盈宣說。盈盈道：「是『茜』字，他們回的都猜著，只紅雨不著。」眾人一一開掌，只有春紅、英英、長青、絳雪是著的，餘外通錯了。

碌亂喝了一會，還帶累主兒也同著喝了幾杯。直鬧到三更將近，忽瞧見月亮邊暈上五色的圓圈兒，約有十多層，光彩耀眼。王夫人輕輕吩咐眾人：「別開口，快跟著我跪下。」自己真個站起身跪在窗前，眾人各各跪下，直待月華散後才起來。大家稱賀道：「太太的洪福，瞧見月華是大吉大利的。」重又入席喝了一回，才各自散回。

過不多時，又是重陽節了。小鈺說：「今年通要換個新地方，別再到茱萸閣登高，竟往聽秋軒後廳去賞菊，待黃昏月上，移到前廳梧桐下玩月，豈不新樣？」就叫宮女、丫頭排開桌面，用過十道菜，王夫人道：「中秋行的令很有味兒，如今你們姑娘們各編一句，也要暗藏不說破的。不拘先後，有的就說。」

藹如道：「四野鳴雞觀面遲。」纈玖道：「我替姐姐宣明白罷，『蘇家兄弟對牀時』。」文鴛說：「一篇窗下寒燈裡。」舜華道：「好賦和甘宰相詞。」寶釵贊了一聲「好」。佩荃說：

「該換韻了，我是『清塵灑道效前途』。」妙香道：「破塊鳴條事兩無。」碧簫道：「半是催花半濡柳。」友紅道：「輕如剪子潤如酥。」李紉贊道：「用『二月春風似剪刀』，很妥當。」瑞香道：「該換兩個字了，我說：『行行夢入陽台下』。」

淡如趕著接道：「款款春生繡帳中。」寶釵搖頭道：「首句已不很好，二句更覺荒唐。」小翠道：「我說『看破世人翻覆手』。」

小鈺道：「翻手作雲覆手雨，用得極妥，我說『略施騰致補天工』。」李紉笑道：「到底是他兩口子的語氣闊大。」舜華聽了漲得滿臉通紅。淑貞怕說到他，連忙說：「又該換字了，『拂將楊柳映梧桐』。」玉卿說：「嫋娜仙姿最不同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這兩句像不是一個樣的，有些錯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一卻一樣的，但何苦說到人身上去？」王夫人才點點頭笑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婉淑說：「我也講個人身上的，『光霽故應人共仰』。」王夫人說：

「這才好呢。」彤霞說：「賦成赤壁憶髯翁。」小鈺道：「江上清風，山間明月，卻隱而不露。」李紉道：「詩以言志，卻也是自然流露，不假思索的。如今十六個人通輪到了，請太太再發個令罷。」丫頭們報導：「前廳新月上了，果碟兒、熱炒盤兒已擺在梧桐樹下，請那邊坐罷。」王夫人就領了眾人到前廳來，對著月光喝酒，問：「你們眾姐妹近來做什麼詩沒有？」舜華回道：「沒什麼好詩題，大家久不做了。」李紉道：「這大觀園的景致人物通好做題目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是哎，竟做幾十首王園竹枝詞罷。」眾人應到：「是明兒就做了送進上房，請誨。」

小鈺因舜華等五個人，自從對了親，絕影不到怡紅院來，趁著太太、奶奶散後，便對眾人道：「明兒齊集怡紅後堂做詩，若有一人不到，決要罰的。」果然次日飯後眾人到齊，舜華髮個議論道：「《竹枝詞》是要切著民情風俗，俚中帶雅才合體格。我瞧這園裡的人情俗尚不很近古，做來未必可觀，不如換個題罷。」淡如道：「我早已按著四季做了四首，謄也謄好了，況且奶奶出的題目，不必換了。」就在袖裡摸出一張箋紙來，上寫：

大觀園竹枝詞

春

雙雙解馬走春場，多事生憎北靖王。

傳得鼎湖仙術會，教人終夜搗元霜。

小鈺笑道：「真個應了舜妹妹的話，不很雅觀，如何好送到上房去？」又看第二首，是：

夏

炎天觸暑遠奔波，妖怪來尋可奈何？

窗裡淫聲窗外聽，高抬雙腳叫哥哥。

小翠見了，氣得眼淚汪汪，不便作聲。三首是：

秋

西風陣陣透窗紗，消瘦容光病日加。

猶記炎宵情夢好，粉胸雪腿向郎誇。

瑞香罵了一聲：「混賬東西！」第四首是：

冬

煤炕騰騰火氣蒸，嬌娃負創痛難勝。

檀郎情重蹠雙膝，高架紅衾護玉臀。

妙香道：「無瑕者可以錄入，淡丫頭劣跡多端，偏會索人瑕垢，我也來做四首給你瞧。」便寫道：

春

落梅風急月初升，鐵鎖方開火樹凝。

粉腕暗將郎背倚，池心閣上看龍燈。

寫完第一首，笑道：「儘管說他，也沒味兒。只得借重別位姐妹了。」就續寫道：

夏

羅襦褪盡露冰肌，一朵芙蓉水面欹。

薄薄窗紗遮不住，憑郎調笑任郎窺。

眾人看了，都不做聲。第三首是：

秋

讀畫怡紅路不遙，芷香橋接藕香橋。

秋來辜負橋南月，夜半無人慰寂寥。

彤霞啐了一聲，不說什麼。第四首是：

冬

即近銷寒雪滿天，大觀園裡會同年。

淡如酒令蹊蹺甚，醉倒何娘借榻眠。

友紅道：「何苦來？我不曾開罪妙妹妹，糟蹋我做什麼？」

妙香說：「這個並不算糟蹋。」瑞香說：「姐姐的詩太蘊藉了，你瞧淡丫頭狺狺狂吠，全無顧忌，可惡得很。我來做四首把他的丑處通搬出來。」便寫道：

春

行雨行雲暗暮朝，穢墟春暖貯嬌嬈。

一丸妙藥傳來秘，子母河邊壘塊消。

夏

是烏夫烏啼殘伯趙啼，枯楊枝上忽生梯。

參媒氏灼全無准，錯把雛鶯配老雞。

秋

滿樹秋聲候雁哀，金尊對月獨悲哀。

淡如遠嫁瓊蕤死，那得巫雲入夢來。

小鈺道：「瓊蕤已死，早去轉世投胎了，何苦又牽扯他。淡如也罵夠了，別再說他，寧可來嘲笑我罷。」瑞香說：「使得，便說你。」又寫道：

冬

觀德廳前霜木號，小王令箭曉傳操。

薛娘枉伴先生睡，不及倭蠻武藝高。

小翠拍手道：「依舊說的是他，妙極，妙極。」彤霞笑道：

「淡丫頭自取其辱。姑念之不來侵犯著我，我也不必再打痛腿了。」便也寫上四首道：

春

扶荔廳前柳始黃，衡蕪院裡夕陽低。

郎心一似多情水，流過藤溪又芍溪。

夏

九重詔旨怒千雷，泥首階前苦情哀。

樂煞怡紅老年伯，菱荷香裡壁人來。

秋

佛會盂蘭憶鳳釵，芬陀庵裡附清齋。

一聲梵唄千行淚，偷捻紅巾背面揩。

冬

一闕新詞締鳳盟，日高猶自滯雲情。

石榴枕上芙蓉面，不號文君號玉卿。

藹如問：「還有人做沒有？」眾人道：「牆茨中毒，言之可丑，不必做了。」碧簫道：「待我來做首總冒的起章罷。」

就寫道：

紅紅翠翠集釵裙，儂薄何人最妒群？

一十六章新樂府，王園四季有奇聞。

舜華道：「有起就有結，我來做首末章，把那些實跡都散作空際煙雲，替眾位洗洗穢罷。」便寫個：

抵隙尋瑕總是私，無端編出子虛詞。

我來不必多饒舌，袖手聽他唱竹枝。

繡玫贊道：「碧姐姐的第二句是春秋筆法，不明指其人，而其人之罪已無可逃。舜姐姐的第二句是詩人忠厚之道，化實為虛，所蓋多矣。」小鈺交給盈盈，道：「你順著年月先後，匯總謄將出來。」舜華道：「污耳辱目，不如付之一炬罷。」

宮梅笑道：「謄清了好和那怡紅史記、穢墟賦集、四書文共傳不朽哩。」眾人正在說笑，只見香菱忙忙的走來，不知何事？